

[凡人故事]

全国作家写洛阳老城

■中共老城区委、老城区政府 协办

登楼

□梁爽

严格来说,我人生中游览的第一处古迹,是洛阳老城的鼓楼。

之所以要加上“严格来说”,是因为洛阳城实在到处都是遗址,据我爷爷说,我家门前也曾由考古学家清理出来过夯土、柱础和残碑,足以证明我们家乃是当年全真教的福地,而那就是我儿时游戏淘气的地方——但毕竟当时穿着开裆裤的我,对它亲切有余而敬畏不足,因此正式地游览古迹,是直到小学三年级那年,我爸带着我在东大街上溜达,然后,他心血来潮地买了两张票,带着我登上了老城鼓楼。

这件光荣无比的事迹当天就被我写进了日记。往后的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它被我反复提及,几经渲染,在没有灵感的时候用于应付作文。直到今天,可以算是十七年级学生的我提笔回忆洛阳老城,除了西大街新疆人开的饸饹店,脑海中浮现出的仍是当年那次登楼的事。

如今,刚刚读完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我,基本可以判断出鼓楼是一座明代建筑。明代之于号称十三朝古都的洛阳来说,似乎太晚太近了。很多洛阳人怀揣着一种独特的优越感,好像不早于隋唐的东西,就没脸在我们洛阳面前妄称“文物”。事实上,传统的木结构建筑,能保存三四百年实非易事,因此虽然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老城都有“鼓楼”这个地名,但真正名副其实有座鼓楼的并不多,何况是一座明代的鼓楼。

这些题外话当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三年级那年我爬上鼓楼的时候,除了看到两排老城的旧房顶鳞次栉比颇为气派,还看到了一口钟和一面鼓,于是我学会了两个词:一个是晨钟暮鼓,一个是马寺钟声。前者是说鼓楼的报时作用,古文中常见的“谯(qiáo)楼钟鼓”“谯楼更鼓”是也。后者则与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相关:据说,古时候在鼓楼上敲钟,钟声远到白马寺都能听到,于是两处钟声能和谐,想想都很震撼。此事亦真亦假,白马寺是千古名刹,那里的钟声除了报时,还要度化众生,无怪乎马寺钟声位列洛阳八大景之一,但这个传言或许暗示着当年老城全盛日,鼓楼的钟声也不输它吧。

不过我印象更深的是在昏暗的楼台里爬木质楼梯,那种楼梯很陡很窄,已经很古很旧了,爬的时候会摇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空气中还有灰尘和老木头的香气——那是我第一次登楼,这次不必加上“严格来说”,都市中人脚踩水泥楼梯砰砰地上楼,叫什么“登楼”嘛。

后来我读王粲的《登楼赋》,想起当年又小又矮的自己爬的楼梯,忽然也生出几分说不上为啥的豪情和沧桑感。古人登高要赋诗,访古要咏怀,从三年级学用钢笔到今天,我仍旧半句诗也不会写,却游览过许多古迹,颇费周折地去深山里看唐代寺庙,去江南田间寻访六朝石刻,到汉墓里看黄肠题凑,翻过围栏寻找古城遗址,这些古旧、沧桑的东西塑造着我的知识结构、审美观和日常生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都始于三年级那次登临鼓楼听到的咯吱咯吱声。

“憨”三哥

□张少刚

三哥不是我亲哥,是我表哥,是大姨的第三个儿子。

我家和大姨家在一个村里,我常去大姨家玩,和三哥的感情最好。在儿时的记忆中,春天,三哥带我到田野里放风筝,挖野菜,捋槐花;夏天,三哥带我去河边割青草,摸鱼虾,捉螃蟹;秋天,三哥带我上山够柿子,摘酸枣;冬天,三哥带我堆雪人,打雪仗,到厚厚的冰面上滑冰……

大姨生了三儿两女,因家里条件困难,孩子们都吃不饱饭,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亲戚们都劝大姨把最小的女儿送人。三哥知道了,坚决不同意。大姨还是给小表妹找好了人家。那天,对方来抱孩子时,发现小表妹不见了,三哥也不见了。找不到孩子,那家人只好作罢。原来,那天是三哥把小表妹给藏起来了。

大姨和大姨父骂三哥不懂事:“三儿,我们也不想把你妹妹送人,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总得让孩子活命啊!”三哥跪在地上泪眼婆娑:“爸,妈,再苦再难咱也是一家人,求你们别把小妹送人。今后我每天只吃一顿饭,我的饭给小妹吃……”大姨和大姨父潸然泪下,从此再也不提把小表妹送人的事。

三哥很爱学习,又聪明,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后来,家里实在太困难,供不起这么多孩子上学,三哥初二没上完就主动提出辍学,让哥哥和妹妹上学,自己回家帮大姨和大姨父料理家务。

三哥很勤快,也有力气。农忙时,家里的农活全靠他,犁地、播种、锄草、插秧、打农药……这些庄稼活他一学就会;农闲时,他外出打工,搬砖、砌墙、粉刷、清理垃圾、修下水道……啥活都干。他把打工挣到的钱都交给家里补贴家用或供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上学。

那年三夏大忙时节,家家户户都在抢收抢种。三哥累病了,烧到四十度。因为救治不及时,三哥的脑子烧坏了,落下了后遗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糊涂时说话语无伦次,有时连亲人也不认识。

大伙儿都说三哥憨了,村里一帮孩子经常跟在三哥后面“憨子,憨子”地乱叫。三哥并不恼,也不伤害他们,只是傻呵呵地冲孩子们笑,有时还把手里的糖果或馒头分给孩子们吃。

后来,家里生活条件有了好转,大姨和大姨父带着三哥到处寻医问药,偏方也用了不少。经过治疗,三哥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犯病的次数少了,但偶尔还会说胡话。

三哥得病后,我时常去看他,给他讲小时候的事情,帮他恢复记忆。那次,我提着一袋水果又去看三哥。他目光呆滞,低头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看到三哥这个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我在他旁边坐下来,哽咽着叫了一声“三哥”。他抬头看了看我,笑了。突然,他快速地从桌上拿起一个苹果,塞进自己的口袋,生怕别人看见似的,然后拉着我往卧室里走。进了卧室,他又把门关上,从口袋里掏出苹果递给我,吞吞吐吐地说:“吃,吃,可甜……”那一刻,我泪如雨下。

我三哥一点儿也不憨……

“潮”二姨

□西风

二姨比母亲小八岁,却比母亲时尚得多。她大眼睛、薄嘴唇,皮肤白里透红,年近六旬的人了,依然身段苗条、体态婀娜,在农村的老太太中,就是个潮人。

羊绒大衣毛毛领,干把块一件,二姨试穿后,在镜子前一晃,导购稍微煽风点火,她眼都不眨一下就买了。羽绒服,长款的、短款的,样样齐全。练太极拳,打腰鼓,跳广场舞,各种活动她都要参加。刚过完春节,她给我打电话,商量着买金镯子,说家门口的年轻媳妇们都戴着金镯子,她也不能落后,买一个,必须的!

上周她拿了一部智能手机来我家,先是说头晕、胸闷,后又跟我商量,要借用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当时忙得团团转,嘴上答应着,手里却继续忙我的事。她就凑到我儿子面前:乖,教教姨奶玩微信吧!噢,这老太太,原来是想学微信!

儿子耐心地教她,她不停地问来问去,我心想,这一时半会儿能学会吗?二姨是个急脾气,一会儿就会烦。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俩还凑在一起,比画着,讨论着。乖,别点太快,让我试试!二姨兴致不减。儿子已经不耐烦了,姨奶,你太啰嗦,我不教你了。回家让我老舅——你儿子教吧!二姨把眼一瞪,你个小孩子还嫌我烦,你舅就更没耐心了。儿子扑哧一声笑了,俩人接着又忙活起来。

我担心他们看手机时间长了对眼不好,就建议他们去逛街。平时最爱逛街的二姨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去!我得趁他还乐意教我,多练习练习。

直到我开始做饭,俩人还讨论个不停,竟然直接忽视我的存在。听他们的对话,我知道二姨已经开始练习加好友了。突然,她冲我惊叫道,你嫂子要跟我视频,我看见她啦。

惠啊,我是你二姑,看见你了,哈哈……

做好饭了,吃饭竟喊不来二姨,原来她正忙着跟小辈视频聊天,我悄悄对儿子说,看看你姨奶,学习多用功。简单吃了几口饭,二姨又开始视频聊天了,大嗓门,爽朗的笑声,上午还说自己头晕、胸闷,这会儿竟然全好了。

对了,二姨还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叫浴火重生,说是为了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重生经历。十年前,她病人膏肓,姨夫另觅新欢,生病加生气,所有人都认为她迈不过那道坎,她自己也曾万念俱灰,但最后居然挺过来了。

看看她红润的面庞和孩童般的心态,以及听到音乐就翩翩起舞的婀娜身姿,谁也不会相信她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真是可爱的潮老太太!



关注“晚报副刊精读”,
欣赏《三彩风》
佳作